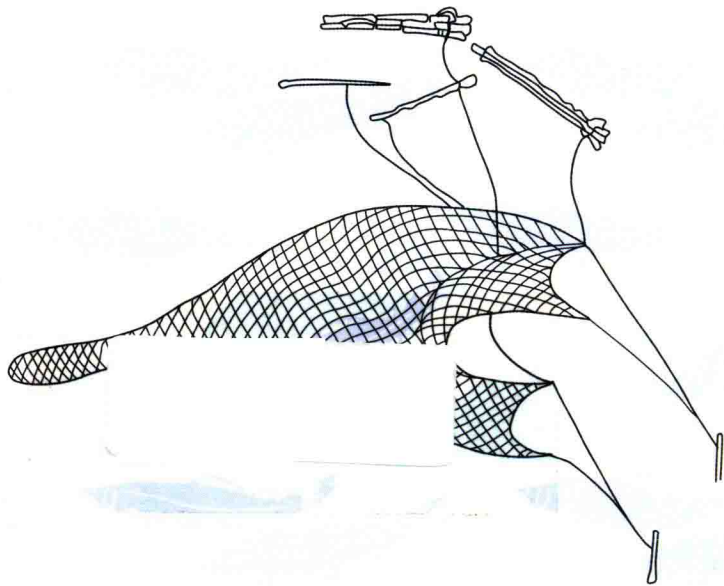


猿  
盛文强——著

# 渔具列传



漓江出版社

# 渔具列传

盛文强——著

漓江出版社  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渔具列传/盛文强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5.12  
ISBN 978-7-5407-7198-0

I. ①渔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笔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7051号

策 划:周向荣  
责任编辑:周向荣  
照 排:何 萌  
装帧设计:居 居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 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  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  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:253000)  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 
印张:8.75 字数:140千字  
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定价:32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## 导 读

### 丨 壹 / 海内珍本 丨

本书的原初母本得自胶东民间,为竹纸竖笺线装本(约22.5×12.8厘米),封面不知在何年何月脱落,线装的书脊也已磨成了毛边。从扉页的《广渔具图谱传序》可知,该书名为《广渔具图谱传》,《传序》自陈其书前后始末,末署“枕鱼斋主人”,钤有“枕鱼斋”朱文印章一枚,“枕鱼斋主人”应是该书作者自称无疑。这时忽然记起半岛地区有古谚“老猫枕鱼,翻来覆去”,让人忍俊不禁。

该书于多年前得自胶东渔村,得书的经历实属偶然。那些年,我正在半岛一带考察并采集渔具实物影像,为拙著《中国渔具图考》准备第一手资料。这天上午从海滩上采样拍摄完毕,回到渔村休息。当我走进所借宿的渔家大院,本家女主人见我回来,便搁下针线,起身回屋去准备饭菜。彼时正值2006年的盛夏,院落里的梧桐树叶投下阴寒的暗影,高风过处,树下的一

张方桌不断在黑暗中进进出出，我往前趋了几步，立刻进入了岁月中冰凉而又陌生的地带。此时忽见方桌上的针线盒下垫着一本线装书，抽出来观看，见封面已残，露出的内页皆为工楷小字，部分笔画脱落，封底尚在，惜有红色圆珠笔涂鸦的痕迹；一片旋风式的线条包裹下，两条鱼叠加的纹样清晰可见，这是渔家子弟常见的涂鸦方式。书中还夹杂有渔具图样数幅，墨线圆滑婉转，却时有剥落，仓促之中难以辨认，于是向女主人索来，女主人漫不经心地答应了。

归来细看，吃惊非小。这分明是一部来自民间的微型渔具史，内中分门别类，有着完整的体系，而各篇文字却荒诞离奇。其开篇的《广渔具图谱传序》是这位作者“枕鱼斋主人”自报家门、直陈心迹之文（见扉页图），照录如下：

盖闻天者五气之积，海者九州之极。余生海岛间，素不知绝地之意，今真绝地也。父兄事渔而独遣余向学，然不意积年屡蹶棘闱，凡十有五载，终为乡人所笑，父兄侧目。及至科举废，归而市鱼为生。有邻翁示《渔具图谱》，皆父兄所用物也，方知有为俗物绘像者，此何人哉？邻翁持赠，乃作列传六卷。海角奇闻灼人眼目，但鄙之言不入摺摭，今侧身荷担者流，又何谤焉？岁在丁巳二月，枕鱼斋主人识。

从《传序》所透露的来看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有效信息：枕

鱼斋主人自幼生长在海滨，生活的时间大致在清末民初，其父辈是渔户。他早年间奔走于科举之路，却“屡蹶棘闱”，即考场失意，赴试十五年，到头来却一事无成。科举的连年循环原本可以长久进行下去，伴其终老，兴许还会有范进一样的奇迹出现，但就在这时，时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，科举制度废除，半生苦读付诸东流，他瞬间被新秩序抛弃，犹如飞旋的车轮上甩出的一小团黄泥，而科举时代的价值观遗留下来的巨大惯性一度使他不知所措。由“科举废”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确凿的历史时间节点：公元1905年。由此可知枕鱼斋主人生活的大致年代为清末民初。从《传序》传达的信息看，在之后的许多年，他因迫于生计，不得不以贩卖海鱼为生，侧身于鱼贩之列，并亲自挑担（今侧身荷担者流），亲身领略了底层生存之艰。科举废除之后，多有改习洋学堂者，或者海外求学，枕鱼斋主人未选择这条路，或是因为家境艰难，难以支撑其再行深造。《广渔具图谱传》应作于他归乡贩鱼之后，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剧变与创痛不难想见。眼下，这一卷竹纸驮着作者飞越漫长时空的阻隔，径直来到日益芜杂的当下，其文本更以一种原始的手稿方式出场，硬生生楔进了技术年代的熙攘空间。

枕鱼斋主人在民国初年的写作，和所有伟大的写作一样，都处在“无名”与“无功”的寂寞与自疑之中。那时节，他虽然感知不到写作的动力来自何处，但这执念却总在左右环绕，令他欲罢不能，最终他不得不将之归结为冥冥之中的“天意”，除此之外，再难有合适的答案来使自己信服。他的作品在保持了史传

传统的同时，融入了异常奇诡的民间叙事元素和审美情趣，使这部东海渔具的野史具备了“灼人眼目”的审美效果，网罟舟楫与奇人异事紧密缠绕在一起，是传奇，亦是日常，他首次把古典海洋渔具的审美与叙事推向了自觉的层面。

## 丨 贰 / 作者之谜 丨

枕鱼斋主人的真实名姓已不可考，古来的方志中只有科举得意者与孝妇节妇的名单，因此遍搜《胶澳志》《瀛崖志略》及各种旧志均未得，枕鱼斋主人是署在书扉页的《传序》中的名字，他的真实姓名，已然湮没。当初存有此书的渔夫姓陈，本家亦不知此书从何而来，书的来历成了一笔糊涂账。若是这户渔夫的祖传之物，枕鱼斋主人便是姓陈了，当然，这一推测是极不牢靠的。因为在渔村，字纸通常会被小心保留下来，由一户辗转到另一户，在乡间秘密传递。曾几何时，它被走街串户玩耍的村童捡起，一路翻看着走回家里，终被家里大人发现，虽然看不明白，但也是小心翼翼压在炕席下，留作子孙习字之用。古国的乡党逻辑自有其神秘而又乖谬的多重面孔，枕鱼斋主人的幸与不幸皆与此有关。

大凡传奇作品的作者，都在极力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们善于隐藏一己之名，就像孔雀爱惜自己的翎毛。或许在他们看来，文本永远是高于姓名的真切存在——俗世的名姓终将与红

尘繁华共赴寂灭，在不朽的文本面前，名姓不值一提。紫式部、荷马、兰陵笑笑生等虚构的符号已经和真名无异，他们的真名成为永久之谜，枕鱼斋主人也当在此列。即便我们得知其真名，或许会像“张三”之类的名字一样平平无奇，令人失望透顶。受到系统儒学教育的枕鱼斋主人，他所在的时代的价值观念在这里成为荷枪实弹，故也羞于以真名示人，毕竟他写的东西是引车鬻浆者流的消遣，只有八股文章才是“正业”，虽然科举制度废去，但这一成见仍在。直到今天，写作也被视为不务正业之举，即便别人不笑，自家也觉得脸红，可见，古国的这一传统未曾中断。

让我们回到民国初年的半岛渔村街道，灰土房依地势雁翅排开，朝着海岸的方向一路下坡，众多土屋也有了浩浩荡荡的动态。此间走来了垂头丧气的枕鱼斋主人，他从二十里外的乡间集市上归来，已过黄昏，天色接近全黑，只有远处海水的光亮维持着残局，使渔村的夜晚来得稍迟一些。20世纪初的渔村在长夜来临之前死寂一片，屋顶上挂着的一道道炊烟是此刻渔村里唯一的生气。他把箩筐扔在门前，捶打着酸痛的肩膀，一阵酥麻由肩头疾速传到指尖，皮囊下似有无数爆豆在急剧抖颤，巨大的鸣啸在耳郭内炸开，宛如贯通天地间的一场暴雨。他甩甩头，不由得唉声叹气。这时，是邻居老翁拿给他看的一本《渔具图谱》让他暂时忘记了疲惫，各式渔具的法式合成一册图谱，所列渔具无不穷尽机巧，图谱作者使枕鱼斋主人生出惺惺相惜之意，想到自己倒错的命运，遂作了一书，为渔具立传，也就在



情理之中了。

《广渔具图谱传》的写作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，或记异闻，或述亲历，或考工艺，或取诸野史，繁复的光影与现世存在感层层叠加，其中也不乏已失传的古老渔具的身影。由此也不禁引人感叹，这样的艺术思维是难以通过古老帝国的科举考试的。他的个体生来便与同时代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，现实的挫败带来的焦灼令他五内俱焚，却又不得不对人生的剧痛守口如瓶，在人群中保持着不动声色，这种巨大的张力，给写作带来了新的奇迹。是非成败的判断，历来以是否合乎既有秩序为标准，而他显然成了无用的零余者，默默承担着年代强加给自身的一切侮辱与创痛。他在属于自己的年代里匍匐在地，倒不如说是被体制掀翻在地更为恰当，百余年来，他的写作一直不为人知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毕竟古国之民的价值观都是围绕吃饭展开的：能拿来吃的就是好的，不能拿来吃的就是坏的。由此类推，写作不能拿来吃，所以写作就是坏的。粗暴的评价体系植根于生民多艰的土地上，以一己之身来面对整个时代，其结果不言自明。

在半岛，鱼贩何止万千，但枕鱼斋主人只有一人而已。他混迹于褴褛腥臭的众多鱼虾商贩中，和其他鱼贩一样，满身鱼鳞，在烈日下撩起罩褂擦脸。他在人群中挪动脚步，而人群拥堵，他前行的速度完全取决于熙来攘往的人群的速度。

那一刻，他在人群中滑行。

他正如开辟鸿蒙以来的第一人那般清白，又如末世最后一

人那般绝望。那时节，在腥气刺鼻的鱼市上，你一眼就能认出垂头丧气的枕鱼斋主人，他抱着肩膀站在集市的一角，身边两只鱼筐里的银鱼如白铁浇铸的一般。

他是我所要寻找的精神同类。

### 丨 叁 / 无尽之书 丨

枕鱼斋主人的《广渔具图谱传》今存六卷，是为一本古书《渔具图谱》而做的图赞，全书的各篇皆可独立成文；《渔具图谱》不知何人所著，今已散佚，只能从枕鱼斋主人的手稿中见到所录的部分图样；而眼下您手上这部叫作《渔具列传》的书，则是由枕鱼斋主人的《广渔具图谱传》手稿扩展而来。为了满足现代读者的阅读需要，笔者将原书的文言改写为现代白话，并增加了补注和考证多篇，附于每章之后，以期借助专业的渔业史和海洋学科的方法打通今昔时空壁垒，以海洋学、渔具学工作者的视角诠释渔具原理，作为对原作未及之处的补充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原书中的故事，每篇只有寥寥几十字，多者百余字，有的只存图而未著文字，并且有大量涂改和污渍，难以成书，故在今译的基础上结合个体经验进行了二次创作，创作过程中植入了大量新文本，以东海旧闻为主，兼及新知。而原书配图完整者只有六幅，余者同样难逃涂抹、撕毁、剥落的厄运。经参照明代《渔书》等珍本，又辅之以东海渔具考察的实

据,今由我的好友宋惠滨先生依第一手资料拨冗重绘,在原图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修复工作。此外,枕鱼斋主人的原著,也有望于近期推出影印版,以满足古籍爱好者及渔业史研究者的迫切需要,敬请业界同人关注。

“写作的手就像在暴风雨中乱挥的手”,这样的手随时有倾覆之虞。我们从枕鱼斋主人支离破碎的写作中,可见其艰难处境:一家人的饥饿摆在面前,生活的怪兽跳上他的书桌,随时会把他的笔抽走,他无力抵御,只得转身匆匆离开书桌,为口腹之需穿街过巷,朝夕奔波,所以他的书才会如此短促,却也在无意中进入了言短意长之境。

追溯本书的前世今生,我们可以知道,《渔具列传》的传承谱系可用下图表示:



从上图可看出,三部书并非孤立(虽然在它们自己的年代里湮没无闻),而是漫长旅程中的三个节点,全程似乎永无止

境,这是一个拒绝开始、拒绝结束的文本,隐秘的渔具之书闪耀在漫长的海岸线上,来回游弋,虽则忽明忽暗,却从未熄灭。

“渔具之书”不断递增的序列让人陷入时空绵延无尽的长久绝望中,更兼有对自身视域偏仄的惊惧。试想该书的本源,定是先民初创渔具时,为了测定尺寸而在地上画的几条线——那还是河图与洛书的混沌时代。那个先民用树枝丈量了近海海水的大致深度,也把自己的手臂长度考虑在内,不同的树枝摆在地上,他俯身端详着,树枝在地面投下粗重的黑影,他端详这黑影很久,不愿离去。这人便是渔具之书的早期作者之一。而最早的作者,可能是类人猿劈手捉鱼而不得,四下里寻找树枝时的一闪念,电光石火的刹那间,渔具之书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。而远眺其未来,这本书的容量极有可能呈几何级数发展,变成一座图书馆,或者几个巨型计算机才能容纳的规模,甚至到了挤占日常生存空间的地步,遍地横流,彼时人们会踩着不断增殖的渔具之书行走于世,仿佛走在乱石横生的山巅,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,无疑是密集恐惧症患者的渊藪。嶙峋的书山只在我脑海中刚一闪念,我就赶紧自行掐灭了。

十几年来,我总是隐隐感到,在我之前的二君或许是我的前生,或者说我是他们的来世,于是从某种角度看,这部书的作者便是同一人了——他在不同的年代分别出现,我们看不到其各自的面目,他们之间也是互不相识,而他们手上在做的却是同一件事:把生命中最美的年华和最澄澈的注意力长久地放在卑微的渔具上,在渔具们被使用、被轻贱的命运中豁然惊醒,瞬间获得主体意识的自我观照,从中发现自身的悖谬所在,以及由

此衍生的枝枝蔓蔓，闪电般降临的沉恻经验直抵内心。或许这就是渔具之书赖以传递的原初动力，书的命运如此坎坷，人又何以堪？

三部书，由三个貌似毫不相干的人默默传递，他们虽然在各自的年代里不名一文，却在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渔具之书的增殖，以异乎常人的偏执与耐力，凝视并思索着不为人所熟知、不为熟知者所关注的渔具，渔具的诸多物理属性已和这几个人的性格难分彼此，对渔具的内在秩序与意义的终极狂想，照亮了他们在尘世间的卑微命运。

神秘的渔具之书，在世间潜行。

## 肆 / 渔具叙事 I

在看到枕鱼斋主人的《广渔具图谱传》后不久，我便在青岛的“国际海洋学年会”上邂逅了老迈的英国海洋学者莱夫特·阿姆斯特朗博士(Dr. Left Armstrong)，在休会的间隙，他反复对我说：Force is everywhere<sup>①</sup>。他说这话时，右手手掌总要顺势劈下，以显郑重其事，自上而下劈去的手掌鼓起劲风，凉意陡生，有力印证了他的“力无处不在”的高端论调。然而我对此却颇不以为然：对力的膜拜也许是机械工程学学者的普遍症候。福柯说：“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垄断了对知识进行定义和分类的

---

① 力无处不在。

霸权而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统治。”自负情结可以代表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——在概念即真理的“文明时代”尤甚，即便他们可能一无所知，甚至与真理背道而驰，但只要掌握概念，掌握概念的解释权，随时祭出概念的法器，便可睥睨一时。后来我主动疏远了这类角色，选择了自己的实践道路，毕竟夸夸其谈不是我的职业，理应远离脱离实际的空谈。这并不意味着偏见，只因本性有异而已。

许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在东海做渔具模型试验时，外部环境的种种迹象却无意中印证了“力无处不在”的论调，这显然是学者难得言中的一次，然而我所见者，实非形而上的头脑体操，而是触手可及的客观实体。在东海之滨，我被各种真实之力的交叉作用深深吸引：铁锚揪住泥沙不放，绷紧的缆绳似有断裂之虞，卡在网扣中的一只斑节磷虾剧烈抖动，细小的身体散发出持久不竭的动能。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微风，我选取的观测点海拔仅0.53米，不远处的海水中扭动着半透明的诡异蓝光，那是发光的蓝藻群在随波浪上下浮动。这时我才感到，整个海洋都是活的，与之相对，渔具的使用必须以动制动，渔具已经不是工具，它们是独立的个体。枕鱼斋主人以“列传”为题，或许是看到了渔具的这些力量和与之对应的人格化特点，也包含了枕鱼斋主人的独立认知体系，他是把渔具当成人来观照的，抑或说，使用渔具的人在他的眼里反而是渔具的附庸和衍生物，受到渔具的驱使。渔具未尝动，始终是人在动。

由此联想到枕鱼斋主人的写作。我们知道，每个年代的先知都与碌碌庸众保持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，这是互难理解、互

难兼容的两个群体。枕鱼斋主人的写作,使他在其所身处的年代里显得尤为特殊,他在自己的年代里显得像个小丑。于是,渔具叙事成为他观察年代剧的一个分镜头,是滚滚红尘中的西洋景,他就是对着小孔观看的那个人。对他来说,形形色色的渔具经眼后,天下事,便可知矣。渔具符号成为主体与客体共同的投影,高度集约的概括力量都体现在渔具的细部,包括竿、钩、绳的微妙弯折与变形,都在无意中泄露着现世之谜,渔具的实用性隐隐蕴含着简约质朴的美学特征,接通了原始的混沌精神。古老的审美传统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落,渔具正是活着的古物,它们带着渔猎时代的尖锐芒刺,从海角一隅破空而来,刺穿了丝绸衣袖的花鸟纹饰,使那些高贵者禁不住要狂怒,却又无可奈何。这是渔具叙事的基本特征,终归与那些妩媚优雅的兰花指式的浮浪势难两立。

渔具是古老的东夷部落精神的孑遗,这里既有无可比拟的景色,又有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。许多年后,当你来到半岛的尽头,会看到临海的峭壁直上云霄,千万年来不停击打石壁的涛声盘旋着飞升,鸥鸟双翼上尽湿,它们惊叫着飞远了。那些膂力强劲的先民早已不在,他们手里的渔具也一起灰飞烟灭了。同样灰飞烟灭的,还有那些驾驭渔具的壮硕手臂和肩膀,但古老的东夷民族的彪悍与峥嵘必将长存,这是将浮华与娇媚送上陌路的猛药。

枕鱼斋主人的原作大致分为六卷:《舟楫列传》《网罟列传》《钓钩列传》《绳索列传》《笼壶列传》和《耙刺列传》。其中,《舟楫列传》写到了承载与担当,兼及变幻无常的漂泊命运;《网罟

列传》则包藏祸心和贪嗔，人心不足，则难免鱼死网破；《钓钩列传》是重重欺骗与反欺骗的狡诈游戏；《绳索列传》说的是衔接粘连之术；《笼壶列传》穷尽奇趣；《耙刺列传》则褒扬原始的膂力。凡此种种，皆言短意长，在此不做一一列举。

是为导读。

盛文强

2013年4月于青岛成初稿

2015年8月于青岛改定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· 导读 .....	001
<b>列传第一 舟楫 .....</b>	<b>001</b>
○一 船之眼 .....	003
○二 泥涂舟 .....	009
○三 橹桨通神 .....	014
○四 桅端之谶 .....	018
○五 覆舟而登仙 .....	022
○六 舱底的水怪 .....	028
○七 船上杂戏 .....	030
○八 造船者说 .....	035
○九 移木记 .....	039
一〇 铁锚腾空 .....	043
一一 船蠹 .....	046
一二 落难船 .....	048
一三 船中君 .....	051